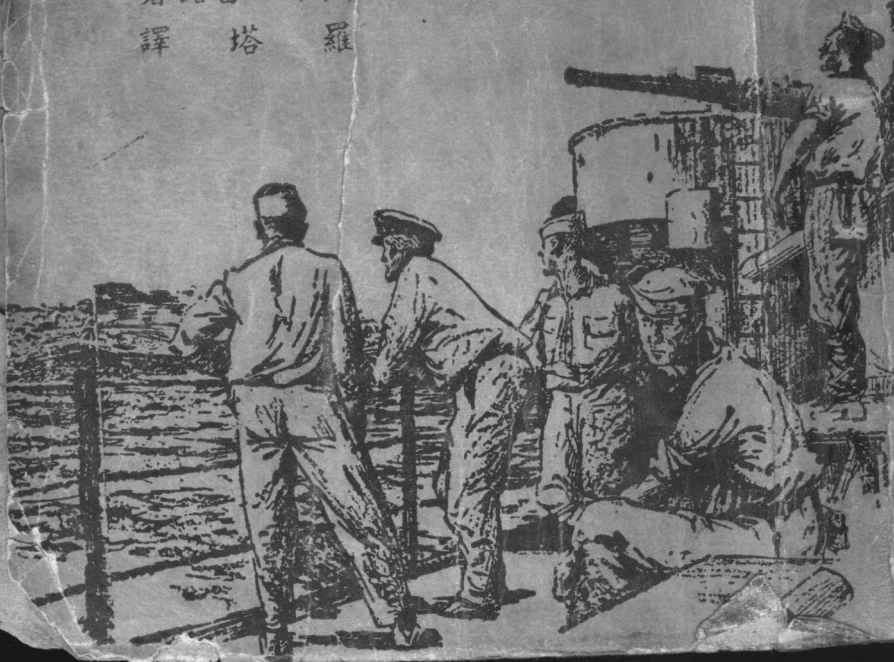


一之書叢球環

十二月號 秘聞的八

著諾雷·丁關 長艇克威
譯 塔 羅



十二月號 聞的八二

一九四二年一月
第一卷第一期



威克艇長
諾雷·丁蘭
著

羅塔
譯



十二月八號的祕聞

• 環球出版社出版 •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環球叢書之一：

十二月八號的祕聞

全一冊：定價

著者：威克艇長・關丁・雷諾

譯者：羅

發行人：馮葆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上海（自）南京路慈淑大樓五二八號
電話：九二二三三四
電報掛號：五二七三六〇

印刷者：新光印書館

上海（9）武定路一九〇弄五十七號
電話：三三二一一二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九月初版

目次

第一章 暴風雨襲來

- 一．我在上海的任務
- 二．黃浦江上的一幕慘劇
- 三．第一夜俘虜生活

一

第二章 集中營生活

- 一．江灣海軍監獄
- 二．十二月八日上海納粹黨徒受辱記
- 三．從野村使美說到虹口中將及上海引港協會內幕
- 四．憶十一月底在匯中飯店與野村相會
- 五．威克艇無線電員投獄自盡，我的僕人劉君
- 六．新田丸上的威克島俘虜
- 七．吳淞集中營
- 八．營中同伴口述威克島陷落詳情
- 九．不幸事件
- 十．又到了一批俘虜，前香港總督馬克·楊爵士
- 十一．簽字或死
- 十二．逃脫的準備

一二

第三章 第一次脫逃的失敗

- 一．脫逃之夜
- 二．大霧中迷失方向
- 三．被捕暫押寶山鎮，解送吳淞憲兵監獄
- 四．日憲頭子河井

二五

- 五．押送回營作脫逃表演，軍用大鬧笑話湯井大失面子
- 六．北四川路橋頭大廈
- 七．河井、山本、加藤、Noss翻譯
- 八．電刑及其他

第四章 獄中回憶往事

三八

- 一．江灣陸軍監獄
- 二．憶兒時
- 三．初出海洋
- 四．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
- 五．干涉俄國內戰
- 六．退出海軍再開商船
- 七．從火奴魯魯到橫濱途中的奇遇
- 八．神祕可怖的長江
- 九．長江遇盜記
- 十．船員謀害船長
- 十一．我加入上海領協會
- 十二．與白俄少女一見傾心
- 十三．八一三上海戰事爆發
- 十四．憶黃浦江中驚險的一幕

第五章 華德路監獄

五六

- 一．判決
- 二．解送華德路監獄
- 三．萬能的囚犯
- 四．我們一夥裏的第三人

- 五．又來了一批的囚犯
- 六．神經質的獄友
- 七．英美籍看守送入集中營獄中情狀每况愈下
- 八．一九四三年九月意大利投降
- 九．意輪康梯·凡第的結局
- 十．物色一個脫逃的助手

第六章 第二次脫逃的計劃

六七

- 一．三個模範囚徒
- 二．一個意外的打擊
- 三．計劃中的脫逃路線
- 四．說動了唯利是圖的磨金
- 五．克寧漢中校的一夥人
- 六．鋸片來了
- 七．化險為夷
- 八．智者千慮必有一失

第七章 再會吧！上海！

七八

- 一．越獄之夜
- 二．虹口——白渡橋——滬西
- 三．晨五時越過滬杭鐵路
- 四．隱身古墓，談笑自若
- 五．日機出動偵察
- 六．Lao Tsung Yui
- 七．阿拉法國教士
- 八．艱苦的一程

第八章 行行復行行

九一

- 一·老太婆殷勤招待
- 二·囊空如洗，掛錶出押
- 三·剃面孔
- 四·又一個難關

第九章 從淪陷區到游擊區

九九

- 一·三位一體
- 二·茶館中逢游擊隊
- 三·十二兵十護送
- 四·王隊長
- 五·歷萬險穿過日軍防線
- 六·地方長官殷勤招待

第十章 游擊區，自由區，歸國。

一一一

- 一·行也不得
- 二·陶將軍
- 三·天花亂墜
- 四·橋上的一場劇戰
- 五·「隱名英雄」
- 六·祕密醫院
- 七·到飛機場
- 八·昆明——加爾各答
- 九·有利銀行經理
- 十·尼米賓上將關島召見
- 十一·歸家

第一章 暴風雨襲來

(一) 我在上海的任務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對世人是何等重要的一天，記得那是一個寒冷的日子，我們咒咀着此間防冷設備的簡陋，一口氣跑到美國俱樂部要一杯威爾忌，從在上海的我們一般人看來實際上戰事是到十二月八號才發生，當時除了幾個美使館駐華武官外我是唯一被留在中國的海軍軍官，我的一部分職務是在此打聽消息，這事我在上海已經幹過好幾年了，我曾引領過日本的巡洋艦和驅逐艦進出黃浦江，一個領港的人往往能夠聽到更多的消息，此外在上海的英法朋友也可以供給情報，同時更能從中國朋友裏聽到風聲，我知道我們遲早總要受到攻擊，全海軍都知道，但誰也不曉得究竟要到什麼時候？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一日我奉海軍上將格拉福特之命穿起海軍軍裝掌管一切，那時他已經和別的軍官們撤退到菲列賓去了，上海的空氣頓形緊張，我的許多日本朋友行動反常但並非對我顯示敵意，相反的他們倒非常客氣呢，這可叫我摸不着頭腦了，不知怎的我的中外朋友也都變得十分神經質的，他們在路上行走時不時往後看彷彿有什麼事情立刻就要發生，在室內一聽見電話鈴聲大家都非常緊張，待拿起聽筒才知道原來不過是常事時，緊張的心情才鬆弛下去。總之，我們都感到無名的恐怖和空虛。

在海裏，我已過了大半生，可以由各種徵兆測知颶風何時到來，例如：氣壓計驟然下降，一陣怪風突從可疑方向吹來或在平靜無波的海面上忽起一浪等，我們知道上海正要受到一個大暴風的襲擊，不過牠的徵兆尚不够顯明，致使我們無法預測，一個海員怎看得出陸上的『政治颶風』呢？我已經有了四十年的航海經驗，風將起時我無須儀器只要站在船橋上看就可以告訴我的同伴道：『當心，大風

快要來了！」他們必點頭笑道：「是的，大約在明天早晨，」我們的預測沒有一次不靈驗，且每次都靠着本能和直覺而不用儀器。

我在上海的任務也正相同，靜候暴風的到來，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我曾一度加入海軍服務，此期的前後我開着貨船到過世界每一個角落，過去十三年中我有時是往來長江各口岸間的船長，有時是駕駛船隻進出上海的領港人。

一九四一年三月我再度加入海軍，因為我懂得中國比自己的故鄉喬治亞州大西洋城更清楚，同時又是一個『日本通』，於是政府把我留在上海任威克艇長，此艇多半泊在黃浦江，全部船員不過十四人，其中八人是無線電員，此事對日人保守祕密，同時在岸上我有一個辦公室設在美領事館裏，那裏有一具短波無線電和各地保持聯絡，此外我還有一個職務就是担任艇上的會計工作，當十一月廿八日格拉福特上將令我担任此項工作時我感到非常不安，我雖然長於航海但對會計一事甚感棘手，我早歲就離開學校都是因為數學不行，當然航海也須要數學但那是圖形的與會計的數學完全不同。

『我想，』我很憂鬱的對格拉福特上將說：『你派給我的任務將置我於三種結局中的任何一種：第一我可能被控以盜用公款之罪，關在下資茅獄中，第二我可能被日人殺死，第三我可能被他們囚禁。』

『你說的都很對。』格拉福特上將說：『但你願意接受你的任務嗎？』
『當然願意的。』我說。

(二) 黃浦江上的一幕慘劇

十二月七日下午接到一個日本軍官小谷的電話，他是是我在上海偶然的一個場合裏認得的。
『我這裏有幾隻火雞是一位朋友剛從舟山羣島帶來的，』他非常有禮貌的說着：『我打算送你一

對。」

『那很好。』我答。

『那麼明早十一點你在什麼地方呢？』

『在威克艇上。』我告訴他。但心中很奇怪是什麼不立刻送到艇上或公寓裏來，偏偏要等到明天。

『好，好，你在艇上嗎？一定，一定，我明早就差人送上。』

我想那晚他一定打過很多的電話給他的外國朋友，打聽他們明早十一時的行踪，數星期我也接到同樣的電話，近來我的日本朋友的行動古怪極了，但那晚我還睡得很好，早上四點二十分同房布魯司，詹金把我喚醒，說是威克船員要和我通話，海上生活使我習慣於立刻——不是漸漸的從夢中醒起，一忽兒在睡覺，一忽已經完全清醒了。

『珍珠港被炸』他大聲的說：『日人要求我們棄艇投降，怎麼辦？』

『我立刻就來。』

我在穿衣服時詹金給我喊一輛汽車到外灘去，全城都在睡覺，沒有月亮又黑又靜，冷極了我匆忙中竟忘記穿上大衣，我叫車夫快趕開他回首非常驚異的看著我，當夜情景猶歷歷在目，這就是我們所靜候着大風暴了，到了江邊我們被全副武裝的日兵所阻，我憤怒的用中國話對他們說我要到艇上去，他們搖著頭令車夫回去，他們看見我的軍服，但也不把我扣留，我們只好兜圈子想從別的路去外灘。但試了四五次都被日兵喝止。

最後到了一個碼頭，那裏有廿來名日兵，他們不再麻煩我了准我登艇，牠現在已經在日本帝國海軍手中了，我的軍需官向我細述事情發生的經過，我老早在艇底安置炸藥預備在必要時立刻把牠炸毀，但那晚日人行動迅速使我同伴們無從下手。第一個登艇的日兵一上了甲板就把槍口對準站崗者的胸

聲叫他不要動，無線員見了立刻奔入室內發電，不料又一枝槍把他擋住。一下子就給監視了。此時一切的反抗都無用。

軍需官正結束了他的報告時忽見一道紅光電衝破了黑沉沉的天空，我猜那是五吋大炮的發射，這光從對過一艘日本驅逐艦上發出，漸漸的消失在黃浦江上的水面中，一艘英國砲艇杜魯爾號被擊中了，艇長波金漢少校年已花甲，他四點就得到了珍珠港消息，下令各人守着作戰崗位，四點廿分日本生島上校登艇謂日英已處戰爭狀態要求棄艇投降，立遭波金漢拒絕，生島非常客氣的一鞠躬，隨即下艇，他的汽船離艇約三百尺光景時，以手槍朝天開放一響，接着置於法租界外灘和浦東的兩門七五釐米野砲一齊向江中開火，同時外灘上海銀行大樓對過江中的日本驅逐艦也開了砲，還有一艘泊於於江海關碼頭の砲艇亦參加射擊，比杜魯爾號在集中射擊下發火了，其實這許多大砲老早就向他描準，只要江中信號一發就立刻動作起來，波金漢見大勢已去，只好下令棄艇逃生，和殘餘的船員跳上汽船，時夜色稍減，在微光中我還可以很清楚的看見汽船向岸旁駛去，那邊正站着一排日兵，忽見船旁波浪躍起，被擊中一砲，隨即起火下沉，我站在自己的甲板上也無能爲力，滿腔憤怒的緊握兩拳痛罵此羣殺人不得眼的獸兵，船上餘生者海水逃命，炮聲停止了，岸上日兵一齊舉槍向江中連連射擊，這在他們看來是够好玩了，日本人的心多狠！這時泊靠外灘的許多中國舢舨，彷彿也到了什麼信號，紛紛離岸往救，在槍林彈雨下奮不顧身，我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勇敢的一幕，我見水中一人兩手抓着船旁，他太乏了，再也無力爬上，舟子用力把他拖上船來，再扛上滿站着日兵的岸旁，以後我才知道原來這人就是身受重傷的波金漢少校，他的臀部中了一片炮彈屑，被切去一指。

我又看見一人仰游着一手抓住他的受傷的伙伴，他們引來不少日兵子彈，受傷者的頭部不時中彈而躍，他死了，另一個不顧一切的往前游一直到他自己也中了一彈，歪着頭，二人同時下沉。

比杜魯爾號在江中燃燒着，槍聲停止了，只聽見噼啪的火聲，我想船員已全數殉職，結果頗出我

的意料之外十四人中尚有六人獲救，無不身受重傷。

我老站在艇上也無用，頗想上岸辦幾件事，但不知能否獲得日兵的許可，結果放行了，岸上日兵很驚異的看著我，當我從他的前面走過坐上一輛出租汽車時，我叫車夫開到美國領事館去，他不發一言若無其事的開動馬達，在瘋狂世界裏一種不失常態的行動有時也可以給人安慰，天亮了但不見太陽出來，十二月八日那天是不會有太陽的！

(三) 十二月八日早晨

五時卅分到美國領事館，我來得太早大門緊鎖着無法進去，我們的領事館是在福州路中國建設大樓上，那是一座十五層樓的大廈，本來是宋子文的產業，我們一共估去三層，我正在大門口徘徊時，領事柏爾爾下來給我開門，他也得到了消息。兩人上了五層樓，我三步兩腳的跑到自己辦公室裏打電話，我們早就防到這麼一着，所以一切都是按照原來的計劃進行，而且已經演習過好幾次了，現在正要把這計劃付諸實施，我打電話給四個留在岸上的艇員，叫他們快來，僥倖我的電話尙打得通，日本人多笨，在這麼緊急的關頭還不把我們電話截斷，四人很快的來了，我只對他們說一句話：『珍珠港被炸！』這是我們知道的一切，但只要這一句話也就够了。

這就是說我們和日本已經處於戰爭狀態中，得把所有的秘密文件，密碼電報簿，工作人員名單等，立刻赴火，柏爾爾和別的副領事們都忙着毀滅文件，這時大約是七點光景。

我們在六層樓裝置一具很好的短波無線電發報機，日人完全被蒙在鼓裏，同時在南京，北平，青島，烟台，各領事館也有此項裝置，我的無線電員發電叫他們把所有的文件和無線電毀滅，一面收聽珍珠港和國務院的報告，早晨將過，我們的工作也快要完畢了，大家手中拿着斧頭，日人一來就得把無線電徹底破壞。

十一時半左右他們來了，我從自己辦公室的窗口看下，看見一大隊人槍端都上了刺刀從大門進來，這一羣蠢貨不就立刻衝上我們辦公的地方來，（這是全樓惟一值得注意的）反從底層一樓一樓的查看上來，天曉得要什麼？我站在梯頭等着，他們一來我將大聲疾呼好讓樓上的人把無線電機劈碎，現在還和珍珠港，卡維特通訊呢！不久一個身着制服的人上來，我要轉身高呼時，仔細一看原來這人穿的不是軍服而是電報局送差的制服，他給領事館送來一張電報要我回條上簽名，這在送差看來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事情了，我回到自己辦公室拿枝鉛筆簽好，他很高興的回去，那不過是從華盛頓打來的尋常電報，我真不懂那個送差怎麼能够從樓下四五十個日兵當中穿過而不被阻止，這使我愈看不起日本人，他們是愚蠢的，無理智的動物，雖然極勇敢，鞭撻時不哭一聲，可以餓着肚子打仗，但他們都笨得沒有辦法。

數分鐘後在樓下搜查了大半天的日兵才光臨，我向樓上高聲一呼接着就聽見一陣斧頭劈在金屬細管上的聲音，他們也聽見了，舉頭一看但不就趕上，以後開始搜查我的辦公室，忽聽見有人從樓上下來，原來是我的四位無線電員，我看見四人從我辦公室的門前經過，大家都穿着領事館職員大衣，是一位聰明的副領事給穿的，這樣使敵人以為他們是外交官，在此場合中外外交官多少總要受到優待的，我在窗口看見他們若無其事的從日兵前面經過，雖然最後四人終逃不出日人的魔掌但那天竟能大模大樣的以姆指按着鼻端走過，我見了不禁大笑，滿室日兵都以懷疑的眼光看我，兩人跑過來緊抓着我搜身，忽聽見門口有人大喝一聲，二人趕緊放手，原來是領隊的伊藤中校進來，他是我在上海的職務中認識的，伊藤是一個和藹，講理和重視海軍傳統規矩的少壯軍官，今天竟例外的率領着一隊陸軍兵士，顯然今天的事情是由海軍作主，伊藤向我一鞠躬。

「日美已處戰爭狀態中，」他很嚴肅的說，「你決意向我投降嗎？」
我點頭，這就是我的「投降」了。

「那麼你已在帝國海軍保護下，」他噪着頗流利的英語，「你將受到一個武官應有待遇。」

「謝謝你，伊藤先生，」我說。

「你的劍呢？」他問。

「在艇上，」我說，禁不住反問他：「要劍做什麼？」

「我要你出外時佩帶着，」他說：「這樣才能顯出你的身份，使每個人都知道你已在帝國海軍保護下。」

伊藤正和我說話的時候，兩個日兵走到窗前要把竿上的美旗拉下，突爲副領事魯德，荷蘭大聲喝止，他趕過拉開日兵。

「滾開！你這日本鬼，別讓你骯髒的手機褻了我的神聖的國旗，我自己來！」叱着他背向日兵解開旗竿的繩子，我很擔心他們將趁其不備之際背後行兇，但室內三個軍官和十八個兵士都呆呆的看着魯德，他把國旗徐徐的拉下再小心摺好放在屋角的保險箱裏，魯德是個身長六尺四寸的大漢，他高大的身材與冷淡的面孔嚇退了日人，其勇敢的行爲使我感到溫暖，我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認得他的，他是個和藹可親，服裝整潔，談吐風雅的政治家，有着一種無法形容的偉大政治家風度，一直到今天止我才知道原來這僅僅是他的外形而已，在他的漂亮文雅的外表裏正隱藏着勇敢，倔強和美國軍人的氣魄！我不知他今天何以不被日兵殺害，他自己一定也會想到，但結果誰也不敢動手，當他把國旗放在保險箱裏，鎖後不動聲色的開門走出，過去我見到不少勇敢的事蹟，但再也沒有一次如魯德，荷蘭在十二月八日所爲的那樣偉大。

現在房子裏只剩我一人和十餘個日兵相處，他們很不耐煩的以皮靴擦着地板等候伊藤中校的命令，他老不高興的看着我，顯然他是奉命來捕捉我，但除了執行命令外他也不能做到什麼，伊藤大而突出的牙狀就是在日本人中也是罕見的，他的外表很粗魯，我想作戰時一定殺人如麻，但他確能遵守

海軍傳統規矩，這在日本和我們沒有什麼不同，但日本陸軍又怎樣呢？這又是另外一件事了，我從來沒有見過日本海軍軍官胡作妄爲，對無助的戰俘濫施酷刑和不顧對方的身份加以侮辱，信不信由你，日本人也有好的，再也沒有一個人比我看到更多日人的暴行了，我親眼看見他們把燃燒着的香烟殘頭按在我同胞赤裸的身上，我也看見他們把人縛在木板上灌水，但我還沒有理由憎恨每一個日本人，他們裏面也有好人，伊藤中校就是其中的一個了。

最後他接到命令把我帶到對過的美國俱樂部去，我是唯一被監視着的美國人，樓下大門口站兩排日本兵我從中走過，許多路人圍着看熱鬧，我看見一個朋友站在警戒線外，『哈囉！詹美！』我喊着，我們已經做了十年的朋友，在俱樂部中共飲不下數十次，但他今天竟不理我，裝作不認得我的樣子，突然人叢中起了一陣騷動，一個女人從裏面擠出，越過警戒線跑過來張開兩臂抱着我接吻，口中說：『好運氣！中校！』她是領事館的一個女職員，卡維德小姐，我和她不大熟，老實說今天我僅知其姓不知其名，但我永遠不會忘記她，卡小姐也和魯德一樣有着一種我國人特有的精神，她看我的朋友詹美怎樣的裝聲作啞不理我，於是愛國熱情油然而生，這是一個極好的試驗，在憂亂中你可以看出最好和最壞的人，可喜的是十二月八日在上海的美國人多半是好的。

我走進俱樂部，日兵已經很快的把牠佔據了，這調華麗的地方，引起我不少快樂的回憶，我看見許多日兵兩手滿滿的捧着書從裏面走出，在那裏我們有一個很完備的圖書館，日人也照着納粹的老例全都搬出來燒掉，甚至於日本的贊美者小泉八雲的著作也不能倖免。

我從大廳走過，不禁觸景生情，從前那裏是大多數美國人每日下午必到之地，大家在一塊兒談天說地以解鄉愁，儘管我們平日如何讚美東方國家的優美，可愛，但鄉思總不能免，美國俱樂部是我們唯一的安慰地廳中大圓桌就是最好的標記了，我向桌上一瞥廿年來生活的情景一一湧上心頭，我常常和朋友坐在桌旁談天，我津津有味傾聽着的一個紅髮朋友H·B·攝克皮克講述德國故事，與國

際新聞社的詹姆，談着東方國家的奇風異俗，我曾爲密勒氏評論週報主筆J·B·鮑威爾的辯才，風采及勇氣所傾倒……還有和我同船的火伴馬克，漢納等講着荒唐無稽的笑話，我們友誼的種子也就在這一張桃花心木圓桌四週種下，但現在却滿坐着日本軍人。

中午時分俱樂部中人還打不定主意怎樣處置我，等待着上峯的命令，命令終於來了，我們坐着汽車經過白渡橋到百老匯大樓，那是一個十六層的公寓，我被帶上第五層，不加以詢問，我早已受到一個軍官應有的待遇，到現在止對於自己命運還算滿意，當時那曉得這不過是『南柯一夢』呢？

最後一個重要的人物進來，滿室日兵都站起來鞠躬，這人名叫杉野奉上海方面日本海軍總司令米北之命來看我的，杉野本人是日本郵船會社主任，爲人和藹可親，我和米北司令很熟，今天他既遣了這樣一個好人來看我一定是出於一番好意，他說我將被帶到戈登路前鑄幣廠裏去，問我還需要什麼東西，我說：要衣服，要飾品，雪茄，板烟……他一口答應派人到我公寓裏取，雖然一星期後才給我辦到。

我們離開百老匯大樓驅車到戈登路尾的鑄幣廠，這一幢房子已經好久空着不用了，日本警察把半偷半搶來的傢俱堆積在空房裏，我走進一所房間看見裏面滿堆着茶桌，椅子，木床，古董等，還有一隻吊床掛在屋角，門外由兩個日兵把守。

下午我餓極了，忽聽見樓下有人大聲叫罵，這聲音對我並不生疏彷彿以前已經聽見好幾千次了，仔細一聽才辨出是我的老友約翰B伍力，英海軍中校，他的罵聲響及全樓，甚至於連街上的人也都聽得見。

『你這骯髒的野種，狠心讓一個勇敢的人死在這裏，我要和你算賬……你這骯髒的野種！』他不斷地罵着。

原來日兵已經把波金漢少校和其他獲救的受傷艇員，送到這裏來，不加醫治，我對守兵說要到樓